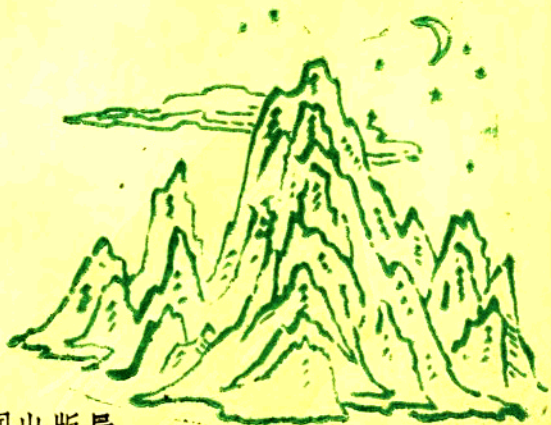


苑凤廷故事选

东武夜话



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前 言

陈作诗

欣闻苑凤廷同志的故事集将要出版，心里非常高兴，但他非让我给写序，我又犯了难，因为我的水平有限，不一定能写好。老朋友的委托，实在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下来。

我和苑凤廷同志认识已十多年了，因为我和凤廷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因此 一见如故，亲如手足。

苑凤廷同志的命运遭遇和我一样。俗话说：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是人生的三大不幸，我比凤廷同志强的只是少年丧母这一大不幸。而凤廷同志占了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的两大不幸。

苑凤廷同志没有被这人生的两大不幸压垮，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人无脊梁不是人，人无毅力难为人，七尺男子汉，就要拼搏，就要挣扎，他终于从艰难之中拼搏出来了。

苑凤廷同志从六十年代就开始写文章，并经常在县、省和地区的报刊上发表。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大概是从1984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才开始的，仅仅十几年的工夫，已经在《民间文学》、《天南》、《故事家》、《新聊斋》、《民间故事》、《故事报》等全国各地的故事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大多数我

都拜读过，在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民间文学》发表的“苏轼遇才童”、《民间故事》发表的“三豁上”、《故事家》发表的“丑女理家”、《潍坊晚报》发表的“碾台上的烟灰”、《潍坊日报》发表的“纯地”等等，这些故事都是情节曲折，跌宕起伏，饶有兴味，格调不俗。

苑凤廷同志的这本故事集，是他在这十几年中勤奋笔耕出来的一大硕果。我相信，他绝不会以既往的成绩而自满。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会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更加勤奋地从事笔耕、创作和搜集整理出第二本、第三本更精美的故事集。

1996年8月28日于乐闲斋

踏平坎坷成大道

（代序）

韩钟亮

我所熟悉的业余文学作者之中，如苑君凤廷这样，对文学创作一往情深，义无反顾（用乡间的土话说，是“头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而今扳着指头数，竟是寥寥无几了。

遥想七十年代初期，文坛刚刚从“文革”的劫难中苏醒过来，我们昌潍大地上，颇有一批热血青年从角角落落冒出，他们头顶着高粱花子或两手沾满了机油，充满着希冀与憧憬，在文学的殿堂门口探头探脑。这其中就有苑君凤廷。那时候他是诸城县文化馆的重点业余作者，擅于写民间故事和曲艺，常挟了稿子到李坤元先生那里讨教。好像我是在坤元君那里与他认识的。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一茬的业余文学作者，有的后来改弦易辙，学写新闻，渐渐升迁，如今担任了县处级或科局级的领导职务；有的投笔从商，在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已经成为名闻遐迩的大企业家，或者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有的因为某种机遇，由“业余”转向“专业”，进了国家文化部门，被录用为正式干部，唯独老苑这样的少数人，仍然没有脱离他脚下的黄土地，也一直没有放弃业余的文学创作。同上面的几种情况相比，我们固然应当为当年的业余作者、今天的领导干部或企业家感到骄

傲，感到光荣，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苑凤廷他们感到失望，感到惆怅。须知世上的道路千条万条，关键是要选准自己的生活座标，从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凤廷君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在《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章回小说》、《新聊斋》等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过近百篇中、短篇故事，并且集腋成裘，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苑凤廷故事选》。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大辞典》。由此我们感到欣慰，感到鼓舞，也为他在民间文学等方面的成就感到敬羨。

我好像在哪儿读到某位外国文豪的一段话，意思是：要想成为一个作家，你必须先在碱水里浸泡过，再在酸水里浸泡过，再在……总之要经过七灾八难，方能“修成正果”。拿这话来看苑凤廷，虽则未必会达到拿诺贝尔奖金的高度，但他的确已在各种各样的苦水里浸泡过了。他3岁丧母，12岁丧父，从小在舅母身边长大。17岁的时候舅父又去世，苑凤廷以孤弱之躯挑起了5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偏偏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段艰苦岁月我们记忆犹新，不堪回首），况且他又因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半年的“保长”而在政治上低人一等，那么他的生活是多多样窘困，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苑凤廷当然也有过一段比较幸福的日子，那是在他结婚之后。然而好景不长。恰如已故诗人燕遇明先生所说的：“穷人的好光景针尖般的短，而苦日子丝线般的长”（大意）。他爱人为他生下三个孩子之后，便得了肺结核，尔后又得了心脏病，久困病榻，在几乎耗干了他的汗水和泪水之

后终于撒手西去。光阴荏苒，星转斗移，如今已届“知天命”之年的苑风廷生活倒是实现了小康，称得上儿孙满堂了，可又因“中愤失守”，无人相伴，其苦是自不堪言。

好在风廷君有一股“永不向命运屈服”的劲头儿，他从来没有被苦难压垮，也从来没有因困难而扭曲了自己的灵魂。有的人在困境中寻到的伴侣可能是一壶酒、一条绳索或者一把杀人刀，而苑风廷所寻到的伴侣却是文学。文学是漫漫寒夜里的篝火，照亮他的心，也给他以温暖。只要有文学相伴，他便永不会寂寞，永不会衰老。这位五十余岁的老资格的农民业余作家，的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

正因为我有以上的感触，所以我在这篇短文中就不想去评论苑风廷这部集子里的作品了；说实话，我对他文章的熟悉，倒不如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拙文写到此处，我还想表达如下的意思：苑风廷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固然要依靠他自身的努力——锲而不舍，铁杵磨针，此所谓“内因”；然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他周围的环境、氛围，即所谓的“外因”也是极重要的因素。

苑风廷所生活的诸城，我认为对于文化和文化人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古往今来，这儿培育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在此不必赘述；我想强调的是，如今虽然已进入了“商品社会”，但在诸城，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却没有“商品化”。这儿的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而不是象有些地方畸形发展——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却日益沙漠化。据我的了解，苑风廷的业余创作，始终得到诸城市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支持，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

的几任领导对他都是眷爱有加的。而且我还发现，徐衍进、张崇玖、赵廷禄这些文化局、文化馆的负责人，甚至广播电视局乔益福局长，都和他是极“莫逆”的朋友；他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客。老实说，一个农民作者，能与当地的领导同志关系如此融洽，这在其他地方，似乎并不多见。那么，作为从诸城出来的一位“老文化人”，我有理由因此而感到慰藉，感到高兴和自豪！

最后，在祝贺凤廷君此书出版的同时，谨以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句歌词“踏平坎坷成大道”相勉，希望他继续努力，勇敢进取，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家乡增光添彩！

1996年8月24日

坎坷创作路

我与文学创作结缘，算得上坎坷半生。早在1960年，我戴红领巾时代，就写了文艺通讯《你追我赶》，在《诸城县报》发表。自此之后，文学创作使我着了迷，持之一恒，还算走运，《山东青年》、《潍坊日报》、《大众日报农村版》不断地给我发些“小方块”，奠定了我搞文学的思想基础。

1961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儿是大有作为的。”于是公私两头迫使我断了升学的念头。

所谓公，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理所当然的到农村去。所谓私，我从小在妗子手里长大，三岁丧母后，外祖母把我领去抚养，我12岁那年，父亲也仙世了，只有外公、外婆、舅和妗子是我的亲人，但1959年，外婆和外公也相继过世，1961年，舅舅又死了，妗子有两男一女，家境很贫困，那年我17周岁，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力，便回家挑起了五口人的生活重担。

我带着理想的梦，回乡深入了生活，搞文学创作。谁知道，真正的生活并非所想，那时候，“大跃进”、“割尾巴”，搞疲劳战术，把人搞的劳累不堪，这文学创作很难顾得上。

但我不认输，仍然坚持不懈。劳动出勤，我把口袋里装

本书，打夜班回家，虽然夜已很深，但仍坚持在油灯下写点东西，不断在报刊上发小豆腐块。那时候，提笔写文字，能在报上发表，人人羡之，村里干部群众，对我无限崇拜，把我称为村里的秀才，经常叫我参加公社里的通讯报导活动，结识了一些文化干部和上边下来的记者与编辑，使我学了不少知识。

转眼是“四清”，由于我父亲曾当过半年的保长（二斗半粮食雇的他），虽然我凡事带头抢着干，对集体忠心不二，但遇上招工、选干都没我的份。但我有个思想主导，在经济领域，我不昧良心占一分一文，在政治领域，我坚决拥护共产党。我相信，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我。那时我除了劳动便是学习，还常发些小作品，使我受到严重阻挠的是来自我的生活本身。

那是我结婚之后，一帆风顺的生活了八年，爱人便生病，起先是结核，那时我们已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6周岁，最小的才1岁。我照顾病人，照顾孩子，里外一人忙，文学创作已难以再坚持了，只好暂且应付“生存”二字。

谁知生活的艰辛，一步步更逼紧了我。长了三年结核病的爱人，突然转为心脏病，终因无回天之力，眼睁睁地看着她早去了地府，扔下我与三个孩子。我对那段生活，曾在日记里写：生活的泪水啊，流也流不尽。

但是，人无脊梁不是人，人无毅力难为人，七尺男儿，不能被生活压倒，我拼命挣扎，拼命拼搏，夜里不忘读书、写日记、写短小的杂文，有时写诗来吐露我对党和人民的感激。因为那时，生产队及村支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一种支撑我走向美好未来的向往在引导我，我终于战胜了困

难。盼着、巴着儿女们长大了，都初中毕业能帮我劳动了，我松了一口气。当然，文学创作也有了长进，在《昌潍大众》发表了一篇象样的作品（与王源合写）——《泃淇歌》，此稿被县文化馆李坤元老师发现后，冒雨打着伞、赤着脚步行十里路，来我家引我上进，我感动得落泪。后来他经常帮我发些小诗、小散文一类的东西，1979年，他推荐我到公社文化站干业余创作员，兼公社小剧团编剧。

有了老师辅导，有了创作条件和发表园地，是我多年的心愿。我如痴如醉的搞起了文学创作。先搞了一些小戏剧，在下边搞搞宣传，年汇演时用一用，还真叫我搞了件象样的作品，《找石榴》这件作品先在百尺河公社宣传队立戏，获一等奖，被文化局、宣传部确认为宣传计划生育的重点材料；省《计划生育报》、潍坊《计划生育专刊》接连登刊，全国徐州曲艺汇演获二等奖，制成图片，全国北京幻灯汇演也评为二等奖，风靡一时。这更成了我创作的动力。历史的年轮到了1984年，全国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辅导我的李坤元老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时间少、家务多，但生活在基层，易搞短小的作品，竭力劝我参入故事搜集。市文化局的张崇玖局长和文化馆的赵廷禄馆长都对我以最大的支持，为我的创作创造条件，帮我顺利采访了二十多个乡镇，一气搞了三十多件作品。其中《尧王访舜》被国家三套集成办公室选入帝王传说专栏；《琵琶果、笙管花》被中国《民间文学》刊了头题；《神医臧默远》、《苏轼遇才童》皆被《民间文学》选为重点作品。此后，广东的《天南》、河南的《故事家》、山东的《新聊斋》、《故事大观》、《中国民间文学》、辽宁的《故事报》、吉林的《民间故事》均都

爱发表我的作品，迄今已发表了近百篇，使我在民间文学创作上有了一点点成绩。于1990年，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被列入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大辞典、山东作家协会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大辞典。

如今我已入不惑之年，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后代繁盛，不再用我操心，我能有个安静的创作环境，这是一个搞文学的人很难得的条件，我总觉着心里有很多东西要写，我不能放弃这个时机，当然，我不能只搞民间文学。近二年，我在广播事业局乔益福局长的具体帮助下，同文联副主席韩钟亮同志写了电视文学剧本《苏轼在密州》。在文化局张崇玖局长和文化馆赵廷禄馆长的不断帮助和鼓舞下，写了中篇小说《宫闱秘事》和《宫外秘事》（中华传奇现已定稿），我还想写长篇小说《王尽美还乡》。我想：一个人选定的路子，尽管坎坷不平，何能不走到底？我有个准则：

春蚕到老丝抽尽，蜡尽油干方罢休。

作者自述

目 录

前言·····	(1)
代序·····	(3)
坎坷创作路·····	(7)
一、名人传说	
尧王访舜·····	(1)
百日县官·····	(3)
教嘉庆·····	(6)
王尽美回乡救难友·····	(7)
丁野鹤轶事·····	(33)
乾隆皇上掘坟·····	(38)
鞭打芦花·····	(40)
丁野鹤治恶僧·····	(41)
施耐庵的传说·····	(44)
刘伯温逃命·····	(45)
秉烛达旦·····	(48)
神医臧默远·····	(49)
李清照助孀妇·····	(55)
朱元璋听窗·····	(57)
刘统勋两试窦光鼐·····	(58)
王冕画雁·····	(60)
张作霖移花接木·····	(61)

苏轼遇才童	(64)
-------------	--------

二、道德故事

琵琶果与笙管花	(67)
不可	(68)
三豁上	(72)
说来说去说的俺	(75)
圣贤愁	(76)
吹寿	(79)
无手的恩怨	(80)
鬼讹虎行骗入大牢	(85)
卖油郎与难女	(92)
豆腐神厨	(96)
千里寻父	(100)
盖县令当戏子	(112)
城隍抢亲	(113)
丁良弃医	(116)
史怀义巧对哑谜	(119)
李家包子铺浮沉记	(122)
巧断二状	(130)
书生、和尚、贤良女	(135)
麻姑观	(137)
西施巷	(139)
路不平旁人踩	(140)
三女婿拜寿	(143)
联对风波	(144)
打赌	(146)

玉女溪	(147)
赌鬼不可托	(149)
于人方便	(151)
贺喜	(153)
智闯贼巢	(154)
县太爷放火	(157)
王二癫进城	(160)
背醉夫	(162)
主仆情	(163)
邱玉的故事	(174)

三、神话传说

狐缘	(179)
“大本” “小利”	(184)
神鹰	(189)
鲤鱼报恩记	(191)
狄小堂捉五怪重修三贤寺	(197)
人脚獾的传说	(208)
张捣鬼	(210)
舜王庙的传说	(215)
真情花	(218)
白蛇情	(227)

四、动物故事

神奇的八哥	(250)
燕子和蛤蟆	(252)
狗猫獐伙寻金蟾	(253)
鸚鵡棒棒	(254)

五、纯地

纯地	(259)
那岁月的流失	(260)
碾盘上的烟灰	(261)
春雨亦烦人	(263)
问路	(265)
小病友	(266)
“撒谎”的孩子	(267)
情系风雪路	(269)
一点小意思	(271)
东边日出西边雨	(272)
卖花老人	(274)
女菩萨	(275)
丑女理家	(279)
毁缘	(286)
追媳妇	(291)

六、谜语与笑话

没牙嘴	(297)
乖孩子学字	(298)
测字	(299)
谜语	(301)
后记	(302)

二、名人传说

尧王访舜

传说舜未做皇帝之前，在家乡诸冯（诸城北五里）种地，那时食草籽野兽的人居多，还不懂得如何种庄稼，经他躬身操作，辛劳多年，终于悟出一套农事经验，连年五谷丰登，因此他出了名。

尧知道此事后，对舜非常敬佩仰慕，就派大臣罕去请他，要他到身边来教百姓农事。

罕带了好些人，浩浩荡荡来到诸冯北边的梨山脚下（现改为大荣岑），正好碰上舜在山坡上育苗。罕傲里傲气地问：“你是舜吗？”

舜奇怪地打量了罕一番，平静地回道：“我是个种地的，叫我干啥！你是否弄错了？”

“大王要重用你，别罗嗦了，快走吧！”

舜看罕这样子，真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气很平静地说：“种地的人只想五谷丰登，不想什么重用不重用，你回去吧。”

罕火了，喝斥道：“大王叫你，你敢不去吗？”

“大王的旨意是不能违，但现在叫我的不是大王，而是你，我不去！”

罕没法了，生气地道：“那我马上回去禀告大王，看你怎么办！”说完带人走了。

众乡亲见了，都为舜捏着一把汗，劝他说：“罕是尧的

宠臣，万一回去在尧面前添上些坏话，说不上要遭殃，你快躲躲吧。”

舜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在意。

罕走了一个多月的光景，也没发生什么事。时令到了耕种的季节，舜套了两头牛，没白带黑地在坡里操作。

这天，日已偏西，舜仍旧舍不得收工，但两头牛已经累出了汗，他只得停下来少歇，在地头上薅些嫩草，填进牛嘴里，让它们慢慢嚼吃。就在这时候，从山坡上走来一个人，到了舜耕作的地头上，突然停下来，仔细地看他耕过的地。看了一会儿，满面笑容地问舜：“老弟，这地是您耕的吗？”

舜点点头说：“是。”

“这地耕得太好了，又细又匀！”

“老哥，这地里活马虎不得，特别耕种这关，一马虎就歉收。”

那人听了舜的话，笑了笑又去打量他的牛。看了这头看那头，看完用手摸摸，很尊重地问：“老弟，您这两头牛黄的好还是黑的好？”

舜听了他的问话想：“这两头牛各有所长，怎能说一头好一头坏呢？就回道：“老哥，我这牛黑的力长，但走得慢，黄的力短，但走得快，分不出舜好。”

那人听了这话，走上前一把拉住舜，亲热地说：“我可找到您了。”

舜很奇怪：“您是谁？找我做啥？”

那人这才说：“我是尧，特意来请您的，上次我派罕来，他冲撞了您，我替他赔礼吧。”